

## 历史的碎片

### (一)

在我的印象中 世间的古城大抵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仍在历史舞台上延续着生命 不论光辉或是黯淡 另一种则在某一个时刻走到了宿命的终点 轰然崩塌或是渐渐荒废 最终从文明的地图上销声匿迹。

如果把文明比做一块山野顽石的话，那么时间就是雕琢这块岩石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就古城而言，幸存者无疑是这尊已成雏形的雕像最高傲的嘴脸；毁灭的则是在千万年精雕细琢的过程中被敲落的历史的碎片。

### (二)

我的故乡苏州堪称第一类古城的典范。在这里完美地交融着古典与现代、稳重与激情。然而 无论古风多么浓厚 历史的沧桑感都无法抵抗现代文明的洪流，一点一点地被剥蚀、冲淡。两千五百年前的那座姑苏城只剩下了弥留之际的最后一丝

气息。

也许历史只会凝滞在已成为废墟的碎片上。

10岁那年我和父母一起去了敦煌。拨开漫天黄沙，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废墟的断壁残垣。那是几段残破不堪的土墙，我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墙体伤痕累累的脸孔，只觉得一种难以言表的干涩的伤感。历史仿佛就在那一瞬间从我的指尖悄悄滑过，深深地烙刻在我懵懂的心田。

五年以后 在一篇拙劣的文章中 我把那一瞬间的感觉形容为“孤独”。

### （三）

新疆吐鲁番 2004年7月21日下午三点。当我伫立在交河古城脚下时，这种感觉在心中又一次被点燃。

此时此刻 这座覆盖 37.6 万平方米的废都正像酣睡的巨兽一般静静地盘踞在岩台之上。那是一块无比显眼的巨大岩台，大自然的鬼神之力赋予了它一种人类望尘莫及的孤高和骄傲。高台周围河谷环绕 两条河流在此处交汇 古城也因此得名。遗憾的是 现在我脚下的河流已经近乎于泥淖 不见当年的清秀隽永。水浅处已露出圆润的卵石，整个河谷因为枯竭而显出一种沧海桑田的无奈意味。

我们一行九人在导游的带领下沿着一条小道登上岩台。导游是一个肤色黝黑的青年男子，风沙似乎把他从外到内磨砺得格外成熟，可是他仍有着孩童一般未经世故的眼眸。一路上崖岸壁立，构筑成天然的不可逾越的屏障。它们在道上投下沉甸

甸的影，带给每个从它们下面经过的人一种排山倒海的压迫。在寂寞的空谷中，风显得格外遒劲，迎面袭来竟有万马奔腾之势。我的帽子一不小心就被吹落了，转眼间就被风拽着狂飙不见了踪影。

导游介绍说 整座交河古城 包括我们脚下的这条街道 都是从这座巨型台地上直接掏挖出来的，在世界建筑史上都可算是一个奇迹。“直接掏挖 那么交河古城不就成了雕塑了？”我突发奇想。那么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塑了。我可怜的想象力实在无法度量甚至是揣测这种伟大。

转过一道弯，眼前豁然开朗。倾斜的坡道尽头便是无穷无尽的蓝天。同样是蓝天 新疆的天空显得额外蔚蓝 流露出不加任何雕饰的自然的纯粹。我最喜欢在这样一个斜向上的角度仰望天空，那种天高地迥的无穷之感总能让人觉得身心愉悦。有趣的是，眼前的景色竟然让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千里之遥的岛国塞浦路斯。明媚而热情如火的阳光 纯粹的蓝天 淡黄色的粉质黏土，还有那涤荡身心的风。只不过风里没有揉进大海的腥咸 却饱含更多的沧桑世故。更有趣的是 同行的一位教授也发出了“有地中海之风”的感慨。

但这种轻松很快就被难以负担的沉重所打破。当交河古城的废墟跳入我们眼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惊愕无语。这不是一两处断井颓垣。这是一座相当完整的城市，如同变戏法一般凭空跳出，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置身于交河古城博大的胸怀间。

这是何等气势恢弘的阵势啊，竟有一种军寨的气魄。在这里，连野性难驯的风都被镇得服帖绵软了许多。遗迹一片挨着一片 从巨岩的这一头一直绵延到另一端 没有断绝。它们甚至

反客为主 将人的眼球牢牢地捕捉 将神经绷紧至极限 让心以最高速度跃动 阵与阵之间只留下恰到好处的空隙 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在魂悸魄动之后勉强能以喘息。

这千万座残迹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枯燥的阵列。虽然从表面看 交河古城是一座死城 肌肉已经完全腐烂 只剩枯骨。然而人类的智慧和心血却凝进了古城的灵魂，赋予它如重生一般的鲜活和灵动。有的建筑高大宏伟、独门一院 那是昔日的佛堂或官邸 有着轩敞的大堂 有的屋舍矮小 几十处结成一区 应该是平民的住房 有的保存完好 虽然没有屋顶 四面墙壁也参差不齐，但仍保留着基本的形貌，甚至还能看出门洞窗眼；还有的仅余下一根柱、一面墙 半截埋在沙土中 如石墩一般毫不起眼，只剩下星点阑珊的意味。极远处耸立着高低不一的佛塔 金光像雾气一样笼罩其上 深沟中有宽敞的大道 两侧崖壁高达数十米 险峻异常 院落间还竖有高高低低的隔墙 像是断断续续的省略号。放眼望去，宫殿、佛堂、民居、瞭望台相映成趣。

然而再仔细观察一番，我才发现交河古城并不是简单的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体。纵横分布的高墙深沟将风格相近的建筑划分成一个个界限明显的群落，人工的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阳光的迷惑下，我的视线渐渐地模糊起来。古城是在原生土中直接掏挖出的，一样的粉黄色，一样的沧桑 废墟与巨岩看似已浑然一体。可是在废墟的灵魂深处，正像休眠火山一样蕴涵着喷发的能量。眼前的古城 从最初的车师国前部都城 到唐朝时的军事重镇 再到回鹘高昌最繁盛时的佛教圣地，最终在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伊斯兰教的激碰中渐渐湮没，化作一片废墟。

一千五百年的精心营造，一千五百年的浮浮沉沉，尽管人类的力量在自然面前渺小得可笑，但这种力量经过一千五百年的累积，足以折服天地。

同行之人人大都是中文方面的著名学者，可谓饱历人世。文人在意兴遄飞之时笔下总是一泻千里，可是今天，这些大家也如我一般惊愕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半晌，一位才沉吟着吐出两个字：“沧桑”。

好一个“沧桑”。

#### （四）

渐渐的，那场心灵的激碰归于平静。

我忽然注意到着一面子立的矮墙。那是一摞残破泛黄的史书，阳光在风雨侵蚀出的凹凸处投下斑驳的影迹，就好像苍老面孔上的暗斑、皱纹。一千年前它也许有着青春无瑕的面容，也许高大挺拔威风不可一世。可如今它把半截身子都埋入沙土，袒露着伤痕累累的胸膛。我凝视着纵横密布的伤痕：细长的切口，密布的孔洞，粗大的凿痕……定睛细看，惨不忍睹。昨夜的狂风刚刚抚平从前的刀疤，今朝的尘暴又在瘦骨嶙峋的胸脯上舔出新的创口。

这就是沧桑。

一千年来它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流干了最后一滴眼泪，淌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城池荒废的岁月里，在这肃杀萧条的荒漠中，只有阳光能给予它些许同情。偶然温柔的风卷动着暖人心脾的灿烂的金色，为它织出一张辉煌却充斥着迷离忧伤的罗帐。

沉寂片刻的风又一次活跃起来。在近乎于哀鸣的呜呼声中，令人心寒的空寂与萧索开始在城中弥散，席卷来阵阵令人心寒的孤独。风儿在迷阵似的废垒间穿梭萦绕，时而盘旋呜咽，时而俯身吟唱，时而昂首号哭。

风可谓是自然界中最年长的智者。它目睹了交河城作为车师国前部都城渐渐兴起、繁盛，目睹了交河城头变幻着大唐、吐蕃的大王旗，目睹了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交融与碰撞；目睹了城池在高昌回鹘与察合台汗国擦出的战火中走向最终的毁灭。风是全部历史的惟一能言语的见证者，它急不可待地要向我们倾诉——它与这城市一起已经忍受了整整七百年的孤独。虽然我无法听懂风的言语，但我能体会这种由繁盛走向毁灭后产生的孤独。

我觉得自己正一点一点地融进交河古城，融进那段已经湮没了的历史。

## （五）

我仿佛神游在公元 11 世纪。佛教已取代了摩尼教成为高昌回鹘的国教。在城市西、北的寺院区内，大小佛寺终年香火缭绕；家家户户不分贵贱都设着佛堂。几十公里外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更是达到了全盛，所有的佛像都披上了金装，在城中仿佛就能看见远处闪耀的光芒。天气最热的时候，官员们在各自豪华的宅邸里惬意地休憩，而平民则纷纷爬上自家房屋的平顶，幕天席地地纳凉嬉戏。酒肆中，妖艳的胡姬舞动着从江南传来的綾罗绸缎；商铺里，柜上陈列着流光溢彩的金银玉器。尽管是在

相对和平的年代，可交河城的防卫仍是无懈可击。三公里之外设有预警的烽燧 城外的河流是天然的护城河 耸峙的高崖是固若金汤的城壁。

那是交河城最为光辉灿烂的岁月。然而两百年后，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从东面浩浩荡荡地杀奔过来。在这支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师的军队面前，所谓的固若金汤也只勉强支撑了数月。从此 交河城便走向一去不回头的衰亡。十四世纪末 信奉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发动了“圣战”高昌佛教就这样被消灭了 交河城也被彻底废弃。

昔日盛景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好一场烟云过眼的梦幻，终究化作一撮尘土。我的心忍不住哭泣。文明从繁华到毁灭，这无疑世间最沉重的孤独与痛苦。

古城废墟中有一处叫孩儿墓的景点，那是我在交河城最后驻足的地方。在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内掘出了数百具婴孩的尸骨。一种说法是他们死于一场空前绝后的瘟疫；另一种则认为这些孩童是在“圣战”期间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杀死的 当时全城上下都做好了玉碎的准备。

据说官方比较支持于第一种解释，毕竟没有人愿意去想象那种地狱一般的人间惨剧。可是 我认为“玉碎”更能体现城之将破时临近毁灭的悲怆。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扼杀最后的希望，这需要勘破一切的觉悟，需要凌驾生死、凌驾鬼神的勇气。尽管这种做法显露出缺乏人文关怀的愚昧，但在蒙古铁骑泯灭人性的屠城政策面前 这种觉悟、这种勇气还是把现代人眼中不可理喻的愚行，升华得如同宗教仪式一般庄严神圣。当经常微笑的慈祥的父母面无表情地把匕首刺入孩子的心脏后，这些仍

继续跳动的心也随着最后的希望一起精神死亡。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懦夫便成了不畏恐惧的勇士，或者说是已经摒弃一切情感的行尸。

我不知道蒙古人攻破城池后有没有履行其一贯的屠城政策。但不论是光荣地战死 或是被残忍地屠杀 还是毫无希望地苟活下去，交河城最后的居民都在这毁灭的时刻爆发出身为人类最后的尊严。

## （ 六 ）

离开交河的时候我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后。我一次次地回望那些饱含着历史，饱含着深情的遗迹。它们所经历的沧桑，它们的伤痛，它们的孤独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灵魂的一部分仿佛化身为一面同样残破的老墙，永远地伫立在这孤高骄傲的岩台之上，埋没黄沙之中，分享着废墟的伤痛和孤独，聆听着风千百年的倾诉。

再见了 交河古城 孤独与沧桑的废墟 历史最珍贵的碎片。  
历史已经为你而永远地凝滞在 700 年前那个毁灭的黄昏。

## 一个人的朝圣

内蒙古辉腾格勒草原。清晨四点。

岑寂的夜已近尾声，天穹却仍是一片幽邃的深蓝。深邃中包孕着迷离忧伤的光彩，在行将逝去的时刻，泣诉着对尘世的留恋。

可那蓝色已不再流淌，就像是画布上凝滞了的浓厚的油彩，莫名的沉重。

我用心艰难地背负着这份沉重。身旁，数以百计的观日者也陷入了这难以自拔的氛围。他们静默着，肃立着，似乎敛藏了全部的喜怒哀乐，用一种近乎于朝圣的虔诚，迎接日出那令人心潮澎湃的一瞬。

然而，在长达半个小时的肃穆之后，天际并没有显现日之将出的征兆。人群依旧静默着，只是从浮动的身影中隐隐地蒸腾出几分焦躁。

脆弱的寂静终于在五分钟后开始崩溃。起初还不过是三两处的低声私语，可瞬间便发展为此起彼伏的嬉笑怒骂，聒噪得有如夏夜池塘中的蛙鸣。先前那竭力装点出的些许虔诚已荡然无存。

“真热闹啊！”我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这么叹道，颇带着几分

嘉许的意味。

是啊，真热闹。我也喜欢热闹，只是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这热闹的浪潮。在我心目中，草原日出不是那达慕大会，比起载歌载舞的欢庆，人似乎更应该做一名虔诚的朝圣者，在这超越凡俗的自然奇景前顶礼膜拜。

可是似乎连一个认同我的人都没有。世界正欢庆着，我却兀自冷清着，嘴里涌进难言的苦涩。在欢乐的人海里，我仿佛是一个子立的朝圣者。然而我甘愿忍受这份苦涩的孤独。

于是作别人群，独自前行。向着那遥远的东方，向着那浸没在迷茫夜色中的地平线。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朝圣。

没有旅伴，也没有终点站。微风拂过永远指向东方的道标，我把心托付给马儿驰骋的草原。此刻，暗淡的天光如同在一公里外闪烁的萤火，幽暗恍惚，只能勉强映出脚下草色惨淡的路；还有黑魅魅的摇曳的影，那是远方草原如浪的起伏。眼前柔媚地横陈着无穷无尽的凹凸，每一处，都让我隐约感到有一种微弱的希望在沉浮。淡远朦胧的意境，像霞，似雾，双眼难以捉摸清楚。

一步步 像是懵懵懂懂的梦游 我很快便抛开了人群 远离了喧嚣。万籁俱寂，无声的冷风捧起草的清香、泥的醇和，搓揉出一种凉津津的馥郁。我贪婪地吞咽这天赐的琼露，胸中说不出的畅快舒服。那原先有点浑浊有点呆滞的天空，这时也显得格外清亮，凝固的色彩又一次汨汨地流动起来，如美人的眸一般神采飞扬。

我不由得停下脚步。

就在这里 我似乎寻觅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凌驾于凡尘俗世的心灵的解脱。人世的喧嚣 就像给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耳畔的风把余烬吹散 无垠的夜空吞噬了残迹 没有剩下丝毫气息。宇宙的无穷把这天高地迥定格成永恒的一瞬。我的世界里仿佛只留下寂阒的夜空、茫茫的草原，还有那拂过草原的清新的风。天、地、风 这些都可算是大自然这门宗教中最玄奥的篇章。历史上最伟大的哲人智者，都无法触及它们的边垠。

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这种顶天立地的滋味，仿佛是觅得了至高无上的哲理。飘飘然间 心中竟滋生出前所未有的满足 在胸中疯狂地膨胀着，一时间我竟然无法重踏征途。也不知自己究竟痴痴地站了多久 直到一阵劲风狠狠地啄了我一口 痛彻心骨，我才一个趔趄从慵懶的惬意中猛然转醒。

温柔的风顷刻间变得阴冷狠毒。我捂着被击中的胸口，那儿就像是被毒蛇咬了一下，毒液几乎将我周身的血液冻结。我恍然察觉此刻的处境。必须立刻做出行路的抉择了。要么立即折返 重归人世的温暖 要么继续向着东方的朝圣之旅 挑战未知的空寂。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选择了前进。

前途很冷，出奇的冷，已经颇有点数九寒冬的意味了。出门前有人曾向我提起草原夜晚的阴冷，我却愚蠢地把它当作耸人听闻的笑谈。此时狂风大作，我的耳畔如同雷鸣一般滚滚作响。凛冽的寒意在我周身凝出了一层冰霜，手脚僵冷麻木，浑身如触电一般抽搐痉挛。末了风还亲自操刀，化作无坚不摧的利刃，直

插我胸膛，捅入心脏。肉体上的冷，咬紧牙关还能挺过去；可是心中的冷，却带给我沉重的创伤和莫名的悲痛，难以忍受的疼。寒冷正摧残着我的肉体，面目狰狞地恫吓着我的心志，像是要强逼我放弃、退缩。

我挣扎着抬起头，乞盼那黎明前最后的星辉，能给我带来一点激励和安慰。昨晚本是星光灿烂，星如急雨一般稠密，交织如网。然而，原本幽邃的天幕已褪去一层黑暗的色彩，深蓝如海。海中飓风肆虐，浊浪吞没了群星，也击碎了璀璨的星辉。只有几颗寥落的星辰逃过此劫，随着大海间歇的粗喘浮起沉落，仅剩了一种模模糊糊的阑珊意味。

我蓦地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就像在风雨中飘摇的孤零的黄叶，最后却一头栽进了泥塘，陷没。心也一下子失去了全部的依托，“咯噔”一声，笔直地沉了下去。我难以承受这种超越自由落体，超越经典物理学规律的下坠。精神已经处在毁灭的边缘，仿佛是经历了一千年风沙的土墙，手指轻轻地一点，便会在轰然坍塌后消散。整个人只剩下一副空空如也的躯壳，惯性似的兀自蜗行着。

但是 仍向着东方。

就在这几近绝望的时刻，一种无限温柔的色彩蓦地跳入了我一片茫然的脑海。是鲜活的绿色，新鲜得像深涧中舞动的溪水，在幽暗中披上了朦胧的柔情。我那快要枯死的身心，顿时得到了温馨的滋润。

那是草原的绿色，世间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色彩。

天色依旧很暗。只是这个时候，在遥远的天地交汇处，漾起

了一圈淡乳白色的光晕。如同用滴管轻轻地点了一滴，便在浩瀚无边的幕布上一层一层荡漾开去。这暗淡的惨白似乎带着大病初愈后的孱弱 迷蒙而飘忽 却足以照亮原本空寂的前路 带来暖人心脾的绿色 驱散孤独。

一点一点燃起的光，将大草原最真实的美丽一丝一丝地揭露了出来。草原的绿 并不拘泥于局部的一两片 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绿意，从无穷远处铺天倾泻，席卷大地。这种无尽的绿，让我难以凭着脆弱的五官去揣测和度量，只觉得这与苍穹的蓝一样纯粹空灵，一样博大无垠。我继而竟萌生了隐居此地的愿望 寄情于纵马飞驰间 任心狂放不羁地吟唱。

于是我迈开步子跑着，尽情宣泄着渴望驰骋的冲动。手足隐隐还有些麻木 却已充满了活力。胸中的热血 正在烧得红热的铁镬中翻滚、沸腾。

天又亮了一些。那深蓝已从暴风骤雨中平息，荡漾着一种明亮的温柔。我已能清楚地看见脚边五彩的野花，红、黄、蓝、紫 不论那一种色彩 都浓郁得热情洋溢。小小的，一朵一朵 薄薄的翅膀充盈着朝露，饱含着弱不禁风的娇羞，错落地散布在草原的每一个角落。它们既没有铺天盖地、喧宾夺主，也不是稀稀拉拉、残败破落。它们就像是造物主为草原刻意设计的妆饰，在略显单调的绿色中吹入了一阵五彩斑斓的清风。

许久，一片异常耀眼的光晕从地平线处悄悄浮出。轻轻地漂动着，仿佛是被微风小心翼翼地用柔软的双臂托起。迎面拂来一种不期而遇的感动，一种为伊消得人憔悴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动。那感觉如母亲的抚摩一般温暖、祥

和 裹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直射心房。我的心中像是有一扇尘封了很久的沉重的门 突然之间就这样被打开了。然而 转轴并没有因为年岁的磨损而发出刺耳的咯吱声 却是轻柔地滑动 好像一位经历了很多人情世故后 很沉默、很温和的老人。

我忽而回忆起在英国拜访过的一座教堂，那有如天空般高远的穹顶，还有被艳丽彩绘遮蔽的巨大的玻璃窗。天色暗淡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剩下了神秘的昏黄 还有萦绕在天地间的萧索和孤寂。而当夕阳用霞奏出光的最强音时，当千万缕最绚烂的，像是来自天国的光洞穿那幽暗昏惑时，同样的感动也曾打开我内心深处那紧锁的门。

我又一次地停住了脚步。面向东方 静静地立着 沉浸在一种久违的甜蜜的情感中。一个人，却不再因为独身而恐惧、寂寞 不再因为茫然而手足无措。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堂 正冉冉地升起 从那永远都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处 如涅槃的凤凰 在黑夜的余烬中重生。

世间已没有语言能描述我此刻的心情，或者说一切语言都是多余。我虔诚地伫立着 用只有心才能听见的声音祷告着 直到那一团炽烈的红色 洋溢着足以烧尽万物的激情 绽放在正东的天际。

我终于朝拜了这自然的圣迹。大自然实在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宗教，而人类终归不过是其普通而渺小的信徒。

我又不由得想到了远古的夸父。我们俩都像傻子一样向着不可能到达的目的地不停地跑啊，跑啊。结果夸父累死半途，而我回营之后也身受同伴的嘲笑挖苦——“我们舒舒服服地待在

营地里 你一个人跑得筋疲力尽 看到的不是同样的日出吗？”

确实是同样的日出，同样的壮美。我无言反驳。所谓的“……赋予……格外重大的意义”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自欺之谈。在这个宗教被科学包围的时代，朝圣者无疑是不可理喻的“自找苦吃”的人。在西藏 同样是到寺院拜佛 游客总是选择坐上几个小时的汽车 而朝圣者们却以三步一叩首的虔诚 历经数月 艰苦跋涉。

佛祖并没有在今生给予朝圣者额外的眷顾。然而，衣食无忧的游客常常会在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里迷茫、沉浮 贫穷的朝圣者却在坎坷的路途中磨砺出心中的坦途。

这就是朝圣的全部意义。目的地只是信念与动力的源泉，朝圣者在过程中默默地收获。人之初，性本迷茫。人生之旅其实就是心灵的朝圣。高度发达的科学能从分子层面透彻地阐述生命 却无法令人信服地诠释人生 优越的物质条件足以满足人类一切本能的渴求，却无法填补心灵深处不时涌现的空洞。只有通过朝圣过程中的苦思求索 才能澄清原本混沌的心智 惟有历经一路的雨雪风霜、辛酸坎坷，才算是真正地实践了生命。

## 最后的仙境

### (一)

新疆是一个永远都不缺乏神奇的地方。20小时前我还沉浸于吐鲁番盆地戈壁荒山所携来的苍凉；此刻在我眼前跳跃着的已是澄澈的河流、青翠的草甸、墨色的远山。

我们乘坐的大巴已经在这风景如画的塞外田园中奔驰了整整一个上午。从乌鲁木齐直飞阿勒泰，转车至布尔津，再到最终的目的地喀那斯，旅途艰苦而又漫长。

越过布尔津县城，眼前的景致又渐渐地趋于荒凉。车窗外不时闪过一块一块晶亮的盐碱地，那是绿色原野上不堪入目的疮疤。绿色的尽头阵列着一座座白色的沙丘，像是坟茔的群落，一望无垠。空洞的白色直面生意盎然的绿，仿佛要在顷刻间将它完全吞噬。我不由得为这脆弱的绿感到惋惜。

同车的几位教授开始聊起“全民治理土地沙漠化”的话题。我这才注意到，在白绿交界的地方，伫立着一道深绿色的屏障。那是人工栽种的防风林，苍翠中体现出如长城一般的雄伟和刚强。置身于有着无限扩张欲望的白色背景之下，绿色长城守护

着残存的青山绿水，守护着成千上万人的幸福安定。聆听着教授们带着无限感慨的谈话，我的心也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着。在这与风沙斗争的最前线，最坚固的长城并不是防风林，而是创造这一切的人。在大自然毁灭性的攻击面前，生灵一一绝迹，大地归于荒芜，只有对生存持守坚定信念的人才得以挣扎着代代延续。

沙漠与绿原宁静地对峙着，仿佛已凝滞在图画中。然而，这种静止仅存于我们这些远处的旁观者眼中。也许我永远都无法亲身感受同自然作斗争的艰辛，但我可以用心去理解那种坚强、不屈和悲壮。

平原随着我的思绪戛然而尽。原先一直默默地装饰天际的群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横亘在我们面前。我用惊讶把自己送入山的怀抱。

## （ 二 ）

导游说翻过三座山就到喀那斯了。可这不到 100 公里的山路，汽车足足要花上三个钟头。

我对山有一种天生的敬畏。而眼前的第一座山却在敬畏中增加了几分崇拜。亿万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高山在沧海桑田的地壳运动中脱颖而出，也因此浸染出无比成熟、伟岸的气质。一路上极少见到舒缓柔美的曲线，更多的是耸峙的崖壁和突兀的巨岩，展现出男子汉的坚毅、英武。岩崖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裂纹。虽然海洋早已在此消逝，但是它把精神奋力地镌刻在山的躯体上，而后深深地渗入血脉。整座山就像